

# 大乘起信論講記 (八)

敏智法師講  
大成居士筆錄

## 戊三、明不覺

### 己初、根本不覺

「所言不覺義者，謂不如實知真如法故。不覺心起，而有其念，念無自相，不離本覺。猶如迷人，依方故迷。若離於方，則無有迷。眾生亦爾，依覺故迷。若離覺性，則無不覺」。所謂「不覺」，就是不知，也就是無明。無明就是不覺。起信論分析「不覺」有兩種：一是根本不覺；一是枝末不覺。現在先講根本不覺。馬鳴菩薩說：「不如實知真如法」就是根本不覺。譬如畫一個很大的圈，就比作法界理，其中空無一物，盡虛空、徧法界，徧一切處。如果能明白法界理，就可知在這一箇空洞的大圈裏，無人、我、是非、東南西北，實在空空如也，並無一物，這樣就是「不覺」。反之，如果你在這空無一物之中，見到處處有物，處處障礙，處處生綺念、分別，和是非，那就是「不覺」。「真如法」是無二無別，平等平等，乃是一體，並無彼此，無一切相。禪宗講「淨裸裸，赤洒洒，一絲不掛」才是法身本體，如有絲毫障礙習氣，就與法身不能相應。我等眾生，從無始以來，染了許多習氣，毛病，許多垢染，不知其數，佛說八萬四千煩惱，實際何止八萬四千？分別人、我，對一味平等真如理不了達，不能知，這就是不覺。「如實知」與「不如實知」真如如實，如能如實知就是覺，不依真如真理而知，就是不覺。再者「真如理」與「不如實知」，雖然有二名的各別，但二者並無前後。不如實知就是根本無明，二不能分開，所以也無先後。無明就是對真如理不如實知。無明與真如理同時而有，如有先後，譬如先有不如實知，而後有真如理，那就不合理了。原因諸佛已證真如理，怎會

再起不如實知，等於眾生呢？不如實知是在真如理上「不如實知」，所以無有先後。眾生在真如理上不如實知，於是起了根本無明，這種無明，最普遍最根本，因此說是「不覺」。不覺之後，妄念隨之而起，故曰：「不覺心起，而有其念」。有真如就有不覺，有不覺就有虛妄分別念生起。譬如二人相爭，各持是非，都是妄念。其實世間那裏有真是真非。所謂是非，乃一人之偏見，無非妄念。人我之間，是非之爭，乃由煩惱無明生起。由妄想心上生出分別念，這就是不覺。不覺與妄念，也無有先後，都是同時而有。妄念是否有相呢？曰「念無自相」，實際無形可見到，本來無有，所謂「無妄生妄，妄上加妄」。這就是眾生。「不離本覺」，有覺有不覺，若無有覺，就不能顯不覺，反過來說，如無不覺，也不能顯覺。覺與不覺，實在是一個東西。有覺就有不覺，有不覺就有覺。覺是對不覺講的，不覺則是對覺而講，若悟覺體，就只有覺而無不覺了。爲解此理，馬鳴菩薩作一譬喻說：「猶如迷人，依方故迷，若離於方，則無有迷」。意思就是說，有人迷失了方向，不能分東南西北。但東南西北原來的方向，根本就不迷。是迷人自己迷失了。「若離於方，則無有迷」，換言之，眾生「自迷」，而不是方迷了。講到覺與不覺，也是這個道理。所以說「眾生亦爾」。眾生因覺生出不覺，但本來覺性仍然存在。佛說：「在聖不增，在凡不減」，在眾生無染，在佛不淨。所謂不增不減，不垢不淨，無智無得。本來覺性本來如此，眾生不了，所以迷而不悟。如果離開覺性，就沒有不覺可言了。可知覺與不覺，一而二，二而一，兩者不能捨離。眾生不覺是自己不覺，與他人毫無關係，這就是根本無明。

「以有不覺妄想心故，能知名義，為說真覺。若離不覺之心，則無真覺自相可說」。科文註曰：「妄有起淨之功」，就是說

在妄想不覺上，能可顯起覺體來。所以「妄」不完全是壞，也有功效。有了妄才有淨。無妄不能顯淨。因一切眾生有了不覺，有了妄想心，但由不覺中顯有本覺。眾生一定有本覺。如無本覺也就沒有妄想心生起。上面所說「念無自相，不離本覺」。不覺之相原來從「本覺」而起。但在眾生本覺雖然未顯，但既有不覺，就可知原有本覺。「能知名義」即是能夠知有本覺。然眾生雖在不覺，能多聽多聞，多思多修就可以悟到本覺了。如果無妄想心，那末等於「木石」，如何能成佛。眾生有妄有真，才能成佛。此妄想心由何而來呢？乃依覺體而有，眾生為二元的，真妄相雜，現在雖然不覺，但除此虛妄的不覺之外，仍存在着真覺，「為說真覺」。

「若離不覺之心，則無真覺自相可說」。反過來說，如果離開不覺之心，則將如何呢？離開不覺，沒有妄想心，就無真覺可說了。因真覺有不覺，所以離開不覺，即無真覺。覺與不覺實為一體，分則有二元，歸本仍是一個。此種說法實乃菩薩智慧。所以說「菩薩有菩薩的智慧，凡夫有凡夫的智慧」。菩薩解理，透徹入微。因此我們知道菩薩的智慧實非一般平常人可了解，所能相比了。

## 己二、枝末不覺

「復次依不覺故，生三種相。與彼不覺相應不離」。上面所講，因不覺而有根本無明。此節則講眾生不覺生起三種相來，就是「枝末無明」。三種相與不覺是不離的，彼此互不離捨。不覺之相，生此三種相，不覺是根本，三種相是枝末，本不離末，末不離本，本末不相捨離。

「云何為三？一者無明業相，以依不覺故心動，說名為業，覺則不動，動則有苦，果不離因故」。我們本有的清淨心，在法界體上，因無明而動起來。動了之後，一切煩惱從而生起。一切法唯心所現，離心以外，無一切法。既是心動生起法來，則所生的法為何不動呢？一切法是枝末，而心則是根本。一切法如何動呢？安心妄念，念念分別，不停的動，一切法也就隨着動。起信

論所謂「一念不覺生三細，境界為緣長六粗」。眾生身上，如何造業，都因無明。在十二因緣中，無明行，就在這第一種中包括。無明者即是不覺，因有無明而造業，故曰「無明業相」。因為不覺，不了知法界一相，以致心動。科學家講世界萬物都在動，實即生滅不息。在佛教則稱為無常。一物有一物無常，不停的動。動時就會壞，不動則不壞。動由何而起，「不覺故心動」。無明、煩惱，就是不覺，就是對於事不明白。所以說「不覺就動」，換言之，覺了就不動。動了之後，就生出許多麻煩。所謂「心動」，世界萬物，都由心而動。動作為業，在佛教講：動由於「思」。思則動，不思則不動。動了一下，即在八識田中留了影響。顯明的說，動一念頭，就留了一個種子。所以因不覺故，動作成業。業有善有惡兩方面。善者善報，惡者惡報，善惡因果無有差違。反過來說：覺者就不動，從此可分出眾生與諸佛不同。眾生不覺，故此動作成業，諸佛已覺，所以不動。「動則有苦」，「動」即業因，種下業因，就有苦果。苦隨動來，不動就無苦。因不離果，「果不離因」。業因既造，苦果焉能不受苦。此一境界在心中很是微細，心一動，立即造業。心動雖還未現出，仍在心中，就已經造了業。此乃由於無明而造業。

「二者能見相。以依動而能見，不動則無見」。動之後就能見。見並不是用眼看見的見，心識、分別，也叫作見。即了解分別，有所知有所解。「能見相」因動而生起。在唯識上講，就是阿賴耶識的自體。識體生起後就能了解，能分別，這種「能見相」是由動而來。故曰「以依動故能見」。平常日用之間，何以要動？不外乎環境關係，了解環境之後，於是要動。儒書有云：「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」。因其心中空空並無一物。以致「食而不知其味」。但如心中有物，即視也見，聽也聞。反言之，不動就「不見」。知見愈多之人，動的也就既多而快。如愚蠢者，就動得少而慢。動與不動，關乎見與不見，動多則多見，不動就無見。此為三細中第二種。第一種曰「無明」，因無明而動，第二種因，無明而有「識」，亦即十二因緣識也。

（未完待續）